

中国古代夏日女服的形制与时尚

廖江波^{1,2}

(1.江西服装学院 服饰文化陈列馆,江西 南昌 330201;2.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炎炎夏日,女性身体伦理与服饰时尚的碰撞,使夏日服饰缤纷多彩。以中国古代文献、绘画作品与服饰文物为研究对象,从夏日女服样式、面料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夏日女服形制与时尚。中国古代夏日女服在样式上拘谨含蓄、多层着衣,在设计上并无多大空间,通过选择轻薄透气的面料来适宜夏日的炎热。中国古代夏日女服的礼体现封建伦理下服饰对女性身体的禁锢;而其俗,则体现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与男性目光投射在女性身体上的欲望。

关键字:消暑;样式;面料;女服;伦理

夏日节令风物下,中国古人着何装度过炎炎夏日?刘晶晶^[1]指出古人夏日造物的智慧集中体现在服饰面料的选择上。何流^[2]指出古人夏日对苧麻、夏布的喜爱,清代皇族中夏服的礼仪,及追溯夏日着装从“严实”到“暴露”的历程。上述研究倾向于物理层面考察夏日服饰,然而传统服饰包括物理、生理与心理三个因素,除物理层面的设计外,还需考虑服饰来满足生理上的舒适与心理上的愉悦。炎炎夏日,服饰在物理层面的结构设计 with 面料选择上,除了清凉与蔽体外,还会侧面传达当时社会的伦理与时尚。随心所欲不逾规,追求服饰的功能与形式上的美好,体现了服饰“礼”与“俗”的冲突与平衡。本文从古代文献、绘画作品及服饰文物中,考察中国古代夏日女装的样式、面料流变,并将女服形制置入社会学背景之中,一窥古代女性夏日着装的智慧与风貌。

1 夏日女服样式流变的考略

《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记载:“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阖而圆,有阳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两股,有阴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颠倒,

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乱,则民志定,天下治矣。”在服饰结构设计,中国服饰自东周以来形成上衣下裳的着装形式,其具有象征、拘谨、保守、隐晦及遮盖性强的特点。

1.1 “衣”与“裳”的样式

揆诸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以历代几种常见女服看女性的夏季着装。在儒家礼乐文化的思想指导下,服饰重“神”与“形”的内涵,其服装的样式因袭守旧,延续性强,不求标新立异。从春秋到两汉的曲裾深衣,不但为男子的礼服和常服,也为女性日常的服饰。《礼记·深衣》记载:“续衽钩边,要缝半下。”郑玄注:“钩边,若今曲裾也。”曲裾交领右衽,领口低,露出内穿小衣。汉代曲裾又称襜褕,在前朝基础上并无多大变化,汉族服饰最初没有合裆裤,下摆多层缠绕,用衣带固定在臀部或臀部以下,长可曳地,行不露足,起到保护下体的作用。到东汉至魏晋,襦裙大行其道。襦裙是汉族最基本的服饰形式,在2,000多年的演化过程中,虽长短宽窄随时令而变化,但基本样式不变。上衣为襦,长不过膝,下裳为裙。在腰部扎紧为齐腰

收稿日期:2017-04-17;修回日期:2017-05-05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YG2016352B);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61205)

作者简介:廖江波,江西服装学院服饰文化陈列馆教师,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博士研究生

襦裙,在胸下高腰处扎紧为齐胸襦裙。唐代齐胸襦裙也为袒领服,呈袒胸装状,外面罩大袖衫,在贵族与宫中盛行,有“慢束罗裙半露胸”之说。白居易《长庆集·上阳白发人诗》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唐代“时世妆”为齐胸襦裙“窄衣裳”,衣衫小袖窄衣,不可露出肩膀与后背,一般用对襟,在胸前打结,半臂穿戴,肩绕披帛。宋代在“半臂”的基础上,演化出另一种服饰“褙子”,成为后世女性的一种典型常服。夏日女子将褙子外穿,露出里面的合欢裙。女服褙子多为直领对襟,前后襟不缝合,腋下开胯,腋下两裾离异不连,在腰间勒帛系束。明代服制废元制复汉制,“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水田衣为一般妇女的服装。水田衣由多块连续布片拼接而成,状如水稻田,款式形同袈裟,简单别致。明末清初“剃发易服”,满汉杂糅,服饰庞杂繁缛。在女服上施行“男从女不从”的柔性法则,满族妇女夏日多着旗袍,而汉族妇女仍沿袭明朝的襦裙,但吸收旗袍的实用功能,提高下摆的高度,收窄袖口。

1.2 “裤”的样式

上衣与下裳配套,下裳则有胫衣、袴、裙等的不同。中国古代称“裤”为“袴”或“袴”,裤为内衣。早期汉族女性穿无裆裤,只有两个裤管,称“胫衣”。胫衣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但不能遮住下体,故其外面还应穿类似围裙的“裳”。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男女参加狩猎活动,在马背上要求服饰具有实用性。故其服饰简洁、紧凑。上穿短上衣,称“褶”;下着连裆裤,为“裤褶”最基本的形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裤褶这种形式在汉人之间流行。魏晋以后,女子穿合裆“褌”,褌分内穿和外穿,内穿裤筒较短,外穿裤口较宽,可收口。裤的裆部不加缝缀,为开裆裤,便于私溺(小便),女性如在正式场合采用跪的姿势来坐,则不存在暴露的可能性。宋代黄昇墓出土了一种开裆裤(图1),福建省博物馆收藏,由裤腰、裤腿和口缘组成,以带系缚,



图1:宋代烟色牡丹花罗开裆裤

裤上绣有花纹。夏天女性穿开裆裤透凉,外罩裙子,落坐时双腿并拢。明代以后,开裆裤也极少出现。男裤女裙,女性穿裙是礼节的表现,“裙钗”为女性的性别符号。无论寒暑,下层妇女除参加活动外,裤极少单穿,裤外套裙,把下半身隐藏在长裙之下是女性最应该遵守的节操。

2 夏日女服面料的时尚

前述历朝历代服饰制度虽在不断更替,但服饰样式与层次却相对固定。通过夏日面料上的设计,来满足服饰适宜消夏的功能需求,达到着装生理上舒适。

2.1 纱罗织物

丝帛织成的轻薄纱和罗,柔滑舒适透气,适宜于夏季穿着。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丝织品之一。纱主要分两种,一种为平纹方孔纱,由经纬密度很小纱线交织而成;另一种类似罗组织的经纱织物,由一地经与一绞经为一组经线起绞,纱经纬密度小。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描述纱织物:“举之若为,载以为衣,真若烟雾。”^[3]在周礼的影响下,服装流行标配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周礼·天官·内司服》记载:“掌王后之六服:袿衣、揄狄、阙狄、鞠衣、褕衣、祿衣。”《周礼》所记“命妇六服”包裹严实以素丝为原料,纱在南北朝以前素织为主。《宋史·輿



图 2:《四季仕女图·夏》中穿轻纱大袖衣的仕女

服志》规定在正式场合,“夏祭,百官朝、祭服用纱”。天子百官、皇后嫔妃既要恪守礼的规范,还要夏日保持凉爽,纱是最适宜的夏季面料。纱在古时应用广,为盛夏女服高贵时尚之面料。图 2 为明代仇英画作《四季仕女图·夏》,由故宫博物院藏,画中游园的仕女,身穿轻纱大袖衣、抹胸、长裙曳地,有轻盈飘逸的自然之风。

罗为一组经线互相绞缠,纬纱穿过其中后形成网状孔的丝织物。商代出土的罗织物残片,证明中国在 3,000 年前已开始生产罗。^[4]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篇·分名》中记载:“凡罗,中空小路以透风凉。”丝绸织成的纱罗高档

织物,在宫廷之中尤受女性喜爱,贵妃宫女穿着飘逸的曳地纱罗裙,服装虽紧包身体,却掩饰不住丰腴的肌肤和婀娜的身姿。唐代画家周昉作《簪花仕女图》(图 3),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描绘春夏之际贵族妇女与仕女赏花游玩之景。身着纱罗织物游园的贵妇,观纱罗深于肌肤而淡于素纱,作者略施淡彩,在手臂上可以看到凝脂的肌肤于透明的纱罗上呼之欲出。罗织物作为夏服面料,在古代多有文献记载。宋代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玉簟,旧指凉席,罗裳,丝绸罗裙。初入秋荷花凋零凉席变冷,万物萧疏,再穿丝绸的罗裙也不合时宜了。明人吕毖在《明宫

史》中转述明宦官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罗,四月初四日换穿纱衣,至九月又改穿山甲罗衣”^[5]。罗的种类很多如大花罗、越罗、春罗、暗花罗等,罗结构复杂,较纱厚,入夏、夏日天气



图 3: 唐《簪花仕女图》局部

转凉时,由纱衣改穿罗衣。寒暑轮回,选择的服饰面料也相应变化。

2.2 葛麻类织物

丝织成纱罗属高档面料,非普通妇女能服用的。葛麻织成粗糙面料,称布衣,则为普通百姓的日常服饰,社会形成平民阶级穿“布衣”,上层阶级穿着“丝帛”的风尚。^[6]追溯历史,葛麻纤维织成的平纹布舒适透气、吸湿快干,适宜消夏。

葛是一种豆科类藤本植物,葛藤韧皮纤维用作夏服有着悠久的历史。《韩非子·五蠹》记载:尧“冬日麕裘,夏日葛衣。”葛藤多生长在丘陵地区,产量大,有麻纤维类似的吸湿散热功能,同归在麻类纤维大类中。但葛藤纤维中含杂率高,葛布粗糙且生硬。古时习惯称“絺”为细葛布,“绤”是粗葛布。唐代杜甫《遣兴·朔风飘胡雁》诗:“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绤。”杜甫的《端午日赐衣》感叹:“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端午佳节,皇上御赐细葛与香罗织成的名贵宫衣,柔软洁白,正当酷暑穿上定是清凉无比。细葛与香罗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前提是葛衣要织造精细。明代郑若庸的《玉玦记·赴上》写到:“残暑方归篋扇,新凉乍怯絺衣。”月色芬凉,入秋新凉,葛衣单薄,不足以御寒也该脱下了。

苧麻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纤维细长,横截面有中空结构,吸湿散热快。脱胶后色泽洁白,也称“白苧”。苧麻手工纺织的平纹布,俗称“夏布”。服饰面料的舒适性主要涉及热湿舒适性、触觉舒适性和体感舒适性。在古代以天然纤维丝、棉、毛、麻为大宗服饰面料,丝、棉、麻纤维比一般化纤具有更好的吸热透湿性,皆可用之为夏服面料的“夏布”,但在天然纤维中尤以苧麻纤维的吸热透湿性最为优良,成为“夏布”当之无愧。精细的夏布柔软、透气,及出汗后无闷热感、刺痒感、粘体感,此构成了“夏布”的整体印象。丝绸的高贵提高了丝绸服用门槛,而棉的普及则极大挤压了传统苧麻布的生存空间,传统苧麻布在夏天大有用武之

地,形成“夏布”这一专有称呼。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中阐述夏服“凡苧麻无土不生……绩为当暑衣裳帷帐”。苧麻产量大,所织夏布价格低廉,中下阶层妇女用之做长衫套裙均无不可。图4为江西服装学院服饰文化陈列馆收藏的清代晚期江西省上饶市铅山民间畲族妇女的夏布女上衣。



图4:清晚期畲族夏布女上衣

2.3 其它夏日织物

适宜夏布的还有其它植物纤维,但所用甚少。《锡金县志》、《开化乡志》记录了道光、咸丰年间无锡乡村生产丝经黄草布,用作夏衣、蚊帐等,大汗而衣不沾身,远胜江西夏布。《清异录》记载了一种“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织”的“醒骨纱”^[7]。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中惊叹蕉丝夏服,“取芭蕉皮析绩为之,轻细之甚”。用草木灰在温水中去除芭蕉茎的杂质,可把芭蕉的茎加工得像丝一样。

3 夏日女服的礼与俗

女服伦理建立在儒家传统的“礼”上,礼制要求女性“三从四德”、“贤良淑德”及“含蓄内敛”,女服自然不得僭越社会规范,相比男装更是趋于保守。女服的“俗”则体现一种社会的时尚和文化的基调,其与个人、群体的审美紧密相关。

3.1 伦理下的女性身体与服饰

传统女性受尊卑观念的影响,实现从夫、

从君属性,服饰做到不露肤、不显身体曲线,具有含蓄与隐晦之美,从而维持女德和贞操观。炎炎的夏日,通过调节衣料的厚薄来适应气候的变化,裘皮、棉、麻、纱等不同质料具有不同厚度。夏日服饰面料清凉则需具备薄、露、透的特性,而“露”是有失礼节的行为。《清俾类钞》记载:“夏不得服亮纱,恶其见肤也,以实地纱代之,致敬也。”穿色泽明亮的纱,露出肌肤的颜色是不雅的行为,在礼仪场合需要穿致密的实地纱。明代理学家薛瑄:“古人衣冠伟博,皆所以庄其外而肃其内。后人服一切简便短窄之衣,起居动静惟务安适,外无所严,内无所肃,鲜不习而为轻乖浮薄者。”^[8]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河上图》中,平民百姓短衣,穿长袖长裤,可将裤管、袖管挽起。而女性和士人则长袍大袖,性别与身份望而知之。换言之,素士穿布衣、衣衽相合,甚至衣裳宽松、长袖,这体现了一种礼的精神;反之,素士穿罗縠或者用罗縠为“褻衣”,即所谓的内衣,衣、衽不合,甚至衣裳短露或者能见到袜结,都是一种“非礼”之举。^[9]在封建伦理下,妇女的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要求女性贤良淑德、恬退隐忍,自是不能僭越服饰礼制的约束。清初《燕寝怡情》由清宫内府收藏,后流失民间,作者不详,图册中的纳凉夫妇(图5),夫君上穿敞开的无袖短褂,下穿宽大的长裤,袒腹露乳、赤脚。相比,站立一旁的妻子长衫长裙,衣衫保守。



图5:清初《燕寝怡情》

秉承“非礼勿视”的处事观,古代女性人体幽禁,对其形象的展示更是讳莫如深。纵观古代诗歌文学作品,对女性身体很少正面的描述,如《诗经》用“肤如凝脂”描述肌肤的白嫩,李白用“春风拂槛露华浓”描述杨贵妃的娇态。在古代仕女绘画作品,女性身体外露也仅限于玉手、头部与脖颈,其它部分多是严装素裹、一丝不露。中国历代服饰都持保守的多层着衣,使之女装具有温柔敦厚、含蓄典雅之美。自周公制礼以来,服饰的样式属于礼的范畴,这样的服饰包括大袖衣、裳、蔽膝、中单衣及配件等。女性至少为里衣、中衣及外衣三重衣,多层着衣自然会联想到闷热,但汉族服饰奉行直线裁剪,其具有上下直通、宽松飘逸的特点。这样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里面热气和湿气可以散出来,起到“烟囱效应”。同时,宽大的服饰与人体形成空隙,可以将身体与外界热气分开,形成保护层,维持人体体表的凉爽。

3.2 时尚驱动下的服饰“俗”文化

究之古代服饰文化演进史实,“礼”的制约与“俗”的追求,一张一弛,伦理与时尚既冲突又融合。

中国古代女服中除了袒胸裙与透明纱衣对女性身体有两个展示外,其它关于人体美的信息总是遮遮掩掩的,“半袖”与“抹胸”构成了女性服饰最大的“露”。再以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为例,画中女性身体丰腴,面颊圆润、八字眉、朱唇,外显身体复合丰颊肥体的大众审美。外披朱纱,手臂肌肤颜色若隐若现。长裙高腰线,胸部凸起,犹呼之欲出,俯视胸部几乎一览无余,整个画面呈现的“丰肌肥体、衣裳劲减、彩色柔丽”之美。^[10]《簪花仕女图》服饰的“露”与“透”之大胆,相比今天过犹不及。当社会伦理加强时,服饰形制则相对呆板。相比唐代,宋代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其服饰趋于直板、僵硬,对身体曲线的暗示减少。男欢女爱由“地上”变为“地下”,对女性身体美通过服饰含蓄的展示,满足男性作为自然人的

欲望。即女性的衣装必须要能引起男性的想象,又即男性欲望在社会规则这个巨大的网中通过女性服装来嬉戏、游离,最终寻找到自身的满足。^[11]《金瓶梅》记载:西门庆在花园消暑,见“李瓶儿白银条纱衫儿,密合色纱挑线缕金拖泥裙子……纱裙内罩着大红纱裤儿,日影中玲珑剔透,露出玉骨冰肌。”夏季着多层纱衣的李瓶儿,肌肤在日影下依然毕现。宋代上衣一件抹胸打底,抹胸可覆乳遮肚,为贴身内衣,用深色布帛制成可保护人的隐私。下穿长裙,内开裆裤,外面一层对襟的裙子。从宋代兴起的三寸金莲可以看出,女性可以以摧残自己的身体来取悦男性,李瓶儿的露肌肤,对礼的僭越,不妨看作是对西门庆的取悦。身体不只是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流通符号,更是一个“购买”和“使用”的消费品。^[12]

4 结语

炎炎夏日万物盛长而华实,衣食农事依时而作,形成华夏民族特有的节气时令服饰文化。在礼的规范,夏日女性仍呈现多层着装,包括贴身内衣、中衣及外套。外套的曲裾、裙子、水田衣、旗袍,上衣下裳连为一体,尚“女德贵专一”之意象。裤不单穿,多为贴身内衣,着开裆裤并不“走光”。历朝历代服饰的样式具有延续性,使古人追求夏日服饰的清凉着眼于面料的设计,纱罗织物的轻薄透气与葛麻纤维的吸湿散热,丝麻并举形成夏季服饰面料的主流。衣冠之制,显示了华夏乃文明礼仪之邦。夏日女服含蓄与隐晦,衣冠礼制不甚彰显。夏日女服对礼的僭越,即最大的“露”与“透”,仅限于“抹胸”、“半袖”及丝绸面料的“透”,其构成了夏日女服的“俗”。“俗”的内动力是女性身体意

识的觉醒,也是在男权社会下把女性的身体当成一种消费品。晨有清雅、暮有闲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追求服饰的洒脱、舒适,满足炎热夏日适意的生活,应是夏日女服的最终追求。

参考文献:

- [1]刘晶晶. 适宜消暑: 夏季节气与造物文化[J]. 装饰, 2015(4): 28-33.
- [2]何流. 炎炎夏日话衣装[J]. 中国报道, 2010(8): 36-39.
- [3](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M]. 李剑雄, 刘德权, 点校. 中华书局, 北京, 1997: 80.
- [4]赵翰生. 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M]. 北京: 商务印刷馆, 2007: 41.
- [5](明)刘若愚. 酌中志[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166.
- [6]廖江波, 杨小明. 基于布与帛对比视角下的布衣服饰文化研究[J]. 丝绸, 2016(4): 72-77.
- [7]孟晖. 醒骨纱与芙蓉布[EB/OL]. (2014-06-01) [2017-04-07], <http://www.lifeweek.com.cn/2014/0626/44642.shtml>.
- [8](明)薛瑄. 文渊阁四库全书·读书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99.
- [9](清)陈确. 陈确集·别集俗误辨·衣服第八·卷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11.
- [10]阮荣春. 中国绘画通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9.
- [11]师爽. 古代服装与身体—古代女性服装解读[J]. 兰州学刊, 2008(2): 165-168.
- [12]廖江波, 杨小明. 身体与服饰美探析[J]. 服饰导刊, 2016(5): 44-49.

(责任编辑:李强)